

上海男人在马路上为了一点小事起了口角,五斤吼六斤的就是不动手。旁观的北方爷们看得蹊火:在我们那里,早就叫他满地找牙了!

上海男人胆小怕事,格局不大——这是外地朋友的定论。其实上海男人心里有本账,一旦“豁上”,难免鼻青眼肿,道路以目,没有腔调,所以只能靠嘴炮来维持可怜的尊严,直到有人来劝,找个台阶各自散去。

有小酒馆在墙上贴张告示:“本店严禁打架,输了进病房,赢了进病房。”酒醉之际,魔鬼上身,上海男人也无例外。桌子一翻,酒瓶一摔,服务员只消朝墙上一指,两只大公鸡只好收起怒张的颈羽。

开埠后,外省移民潮水般涌入上海,青红帮趁势坐大,山头林立,号称侠义,横行天下,尴尬起来连租界当局也要借势发力。像话剧《茶馆》里吃讲茶的剧情,在五云日升楼或春风得意楼也是经常上演的。苏州河边的挑水工,泥城桥头的黄包车夫,丹桂茶园卖白糖梅子的小工人,油锅里捞秤砣的码头工友……都是“赤脚地皮光”的。钻滚地龙,穿百衲衣,吃猪头肉,喝土烧酒,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必须建立某种自我保护机制。劳资纠纷闹到不可收拾,青帮大亨扇子摇摇当起老娘舅。杜月笙开香堂,门徒中就有报馆主笔、

2007年爸外地回沪定居,老念叨要去杜行镇,我从未听说此地与他们有何瓜葛,一直没陪他去。有一天,他竟然自己去,陪他的是曾在那儿工作过的吴家伯伯吴定中先生,回来后,爸开始说杜行的故事。原来,我家先祖自清雍正年间就在此地开槽坊做酒生意,至祖父去世,历经八九代人,有197年!

一直知道我是宁波人,忽听说祖脉在杜行,很吃惊,而杜行的故事,更多的来自吴家伯伯。他早年在那里搞地下工作,是半个杜行人,还曾见过我家老字号“叶同泰”遗留的店招。爸因此视他为知己。

2015年,杜行中学(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浦江高级中学)请我去讲课,到那里才知爸去寻根棒了十万元现金,在此设了奖学金。设奖学金有很多手续,是吴家伯伯一次次跑有关部门,才完成了爸的心愿。

2019年初,伯伯要出诗集,请爸作序。爸已病重,他觉得很难,要我起个草稿,我并非诗词专行,怎敢担此重任?但爸日渐衰弱,握笔都很困难,我只能勉为其难。写好后,爸强打精神逐句修改,血压也上去了。我怪他不自量力,爸说“彼此交厚”,因杜行还与他沾了点亲;又因经历相似,读他的诗常引起共鸣,怎忍拒绝!这篇序成了爸的绝笔。伯伯的《同趋集》出版时,爸已走了一年多。

因代写序,我读了全部诗稿,才知伯伯是个老革命。抗日烽火燃起,吴家在海盐的二十几间老宅被烧毁,吴爷爷和几个亲戚也被杀害。怀着国恨家仇,伯伯参加了上海地下党,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他

戏院老板、讼场律师、捕房帮办,当然也有人肩负秘密使命而来。直到有了地下党的领导与策动,罢工酿成滚滚铁流,滔滔赤潮,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新中国成立后,工厂里的老师傅遇到麻烦,一声招呼,徒弟们就棉大衣一披,草绳一扎跟出去“办事体”。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里师傅带着徒弟捉奸,就属经典案例。今天师傅去了远方,徒弟还在路上,洗脚水自天而降,上海男人居然还能够坚守底线思维,君子动口不动手。

长期以来,上海的治安状况被公认为全国最优,外省人在南京路上走一走就有感觉了,风清气正、出警迅速是根本保证,更重要的是上海市民法治意识强,流氓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在弄堂笃底摆一张小方桌打麻将的那几个老头,也许就是电影《老炮儿》里六爷那样的迟暮英雄。

上海男人怕老婆也是出了名的。胡适早就说过,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了则容易民主。在上海的弄堂生态中,民主的结果就是“外交”“财经”“教育”等全方位地向老婆交权。当婚礼进入高潮,男方朋友送给新郎的最佳贺礼就是一块迷你的汰衣裳擦板。

上海男人说起话来文

机智地躲过敌人追捕,坚持斗争。与他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朱聚生,于上海解放前与《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型李白一起在浦东壮烈牺牲,而他侥幸脱险。

春水一江明似带

叶良骏

伯伯立志要为死去的战友做更多工作。上海解放后,年仅20岁的他是南汇县最早的团委书记,首任松江团地委组织部部长,他夜以继日拼命工作,后来又在无锡后桥村当了20年农民。繁重的劳动之余,他坚持读书搞科研,带领农民养殖珍珠、蘑菇,使贫困的乡村走上了致富之路。后来,又被派去中学教书,他以自己的热情,点燃了众多学子的梦,被农民们称作“好先生”。

1978年他回到上海。离休后,他参加中华诗词学会工作,主持、编著《中华诗词年鉴》《元明清词鉴赏辞典》等多部诗词鉴赏词典,先后发表的著作达几十部。《金粟寺史料(5

“探秘境 品松阳”征文、摄影大赛启事

“按节下松阳,清江响铙吹”,唐代大诗人王维吟咏的松阳,远在东汉建安年代已经建县。1800年时光,如王维笔下的“清江”松阳溪那样,不舍昼夜地奔流,而有着“江南最后的秘境”美称的浙江松阳,依然葆有100多个相当完整的古村落,其中国家级的就有71个。丰富的古村落和如画的民宿,就像熠熠发光的珍珠,散落在浙西南的深山里。

连续举办了16年茶商大会的松阳,其松阳茶更是由来已久,早在三国时期,松阳就开始出产茶叶。到了唐代,松阳银猴因为叶法善道士的积极推动还成了宫廷贡茶。松阳茶文化源远流长,围绕松阳茶的人文风物,流传着无数美好的故事。

也许你曾在松阳的明清老街上流连,感受民宿里雨打芭蕉的清音;也许你曾在大型“山间社区”桃野的桃溪里,挽起裤腿喝过沁凉的溪水下午茶;也许你还在悬崖边的陈家铺村流连俯

约约的,殷勤斯文,张弛有度,再夹几句英格利西,最能讨得女同事、女同学的欢心,也保证了写字楼里有很高的工作效率。但要是被老婆捏准七寸,这辈子就别想咸鱼翻身。民政局的朋友透露,一言不合各奔东西的小青年,多半缺少弄堂生活经验。上海中年男人怕离婚,成本一算,手脚冰冷!房贷还没还清,股票、基金一再缩水,夫妻共同财产也就账面上这么点了。那么……敲坏电视机再买新的。上海女人也是可进可退的,老公放了软档,就再给一次机会。

上海男人爱面子,也好炫耀,吹吹无伤大雅的牛皮,追逐名牌的劲头不亚于女同胞。某人“豁

瞰,体会云端民宿的腾云驾雾……那么欢迎你投稿,给夜光杯发送你在松阳民宿里的美好故事和美丽照片,我们将择优利用。

如果,你是一位松阳香茶的爱好者,或者是和松阳有关的茶农、茶商、茶艺师,甚至是松茶创客,也欢迎你投寄稿件和照片,展现“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的动人故事。

即日起,由夜光杯和松阳县文联共同举办的“探秘境 品松阳”征文、摄影大赛启动,我们将从读者稿件中挑选佳作,在夜光杯和《国家艺术杂志》周刊的镜头艺术版面刊登。大赛截止日期为9月15日,我们将从来稿中遴选出优秀奖5篇,每篇奖金2000元(奖金均为税前);鼓励奖15篇,每篇奖金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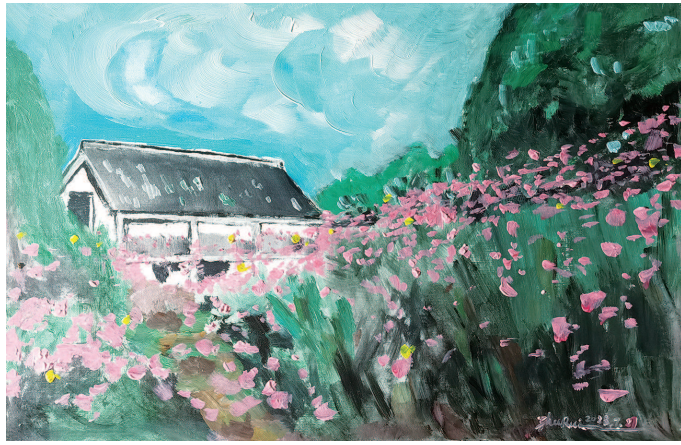
投寄稿件和照片请发送至邮箱:hongse@xmwb.com.cn,文章在1200字以内为佳,邮件请标明“探秘境 品松阳”主题,来稿不退。



但你要想让上海男人屁颠屁颠地做你的小跟班也不大可能。

胆量一词,由胆魄与气量构成,上海男人胆小不是罪,静水或许深流,但不一定有宏博的襟怀,方能海纳百川。

还有一点让我稍稍不安,今天新生代的上海男人对同龄新上海男人取得的成功颇有点酸葡萄情结,说什么他们豁得出,扛得住,趴得下,装得像,狗洞能钻,龙门敢跳,还在于政策和机遇帮了忙。但你为什么老是把自己模拟成“最后的贵族”呢?为什么不大笑着出门去做一个都市流浪者呢?没有敢为人先的勇气,没有审时度势的头脑,没有折箭为盟的团队精神,新生代的精致与优雅,也许只能与怯弱、沮丧、妒忌“相伴到黎明”了。



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到了我的书桌上。这些年,母亲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在支持

歌咏美好

蒋 帅

我的创作。为了表明创作的态度,也为了抓住机会,当夜我修改了一稿。一早,我把修改好的歌词,又一次发给导演组,王导希望我继续

最近装修直播间,想给工友点柠檬茶,打开外卖平台,第一次遇到了选择困难。饮料店的名字“卷”了起来,有古风的,有的以电解质为卖点,还有冷艳系的。特别是新店,长长的名字像俄罗斯小说里的人物,得用标点符号分段,注明是海派、泰式,还是茶餐厅风味。之前看王尔德写西班牙的宫廷生活,人的名字越长,地位越高,也许店家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只是忘了风险:消费者看到复杂的名字,会怀疑配料表也很复杂,有一大波添加剂。

主打预制菜的连锁餐厅,店名常常返璞归真,带有“外婆”“奶奶”字样,或是东海气息的“阿娘”、南国风情的“阿嬷”,好像在欢迎食客回家。环境和味道没有家的感觉,上菜倒很快,但和家里比,又少了温柔的内涵。老人为了女儿一家来吃晚饭,天蒙蒙亮就起来准备,娇客到时,冷盆、饮料早摆满八仙桌,就等热炒下锅了。中央厨房这样贩卖情怀,不如学德国、法国的菜馆,只给家常风味的炖菜、烤肉、蛋糕标注“奶奶手艺”,反而是点睛之笔。

有些小店的名字真亲切,我中学后面有一家文具店,大名“阿六”,物美实惠,挤满了女生,还有给心仪的女孩挑礼物的男生。老板娘在家排行第六,人称“阿六头”,定位很清晰,把顾客当街坊,不好意思宰客,全靠细水长流。每每路过那些名字里带“胖子”“长脚”等绰号的小吃店,还有江苏的一家“马老实猪头肉”,总想起童年的玩伴,会心一笑,跃跃欲试。

南宋时,杭州有家朱骷髅茶坊,人气很旺。店主姓朱,想来骨瘦如柴。扬州医生史搢臣说,营养过剩的人适合喝茶,消食化滞。江浙盛产茶,古代劳动人民营养不良,还要跟风痛饮,伤了脾胃,容颜枯槁。朱店主自身会不会也是这个状况?顾客有可能看茶坊性价比高,还提供额外的娱乐消遣,并没有引起警觉。

古人提起店铺,只说地点、行业、主人的姓氏,比如明朝北京大栅栏的宋家靴店、双塔寺的赵家蕙酒铺、顺承门大街的刘家冷淘面。店里消费未必高,一家人深耕一个行当,名声传到紫禁城,甚至山海关,外人说起来,多少有些敬畏。西门庆的父亲走南闯北,赚到第一桶金,在县街前的街上开了生药铺,西门庆运营有方,在对门开了缎子铺,在狮子街开了绒线铺、绸绢铺,都没有吸晴的店名,他的名头、交际圈和商品质量,就是金字招牌。

从前有些酒楼的名字,反而太随意了。临清是京杭大运河的商贸重镇,《金瓶梅》里,临清最热闹的酒楼依山傍水,有一百多个包房,窗外围着绿栏杆,有点雅趣,名字居然是“谢家酒楼”,低调过了头。同时代的《南都繁会图》,号称明朝的《清明上河图》,画了南京城郊的一家小饭铺,完全敞开,账房先生头上挂着鸡、鱼、山羊和猪腿,还敢叫“张楼”呢。

后来的酒楼,名字喜欢引经据典。去过一家大酒楼,名曰“天香”,出自唐朝宋之问的诗“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宋之问有才,但人品差,黑料很多。据说,他一度想加入武则天的智囊团,武则天觉得他没口德,不适合做心腹。传着传着,演变成他有口臭,被嫌弃了。

我还在纳闷店名,上菜了,味道很敷衍。东坡肉的瘦肉就是块柴爿,皮上埋伏着密密麻麻的鬃毛,鳊鱼蒸老了,点心和炒饭还过得去。隔壁一桌是本地的老人聚会,高声聊起了足浴,又顺势大谈脚气。这样的话题,出现在一个叫“天香”的地方,有种奇妙的反差。

小店名,大艺术

戴紫袅

西塞山中(油画)

朱蕊

时尚